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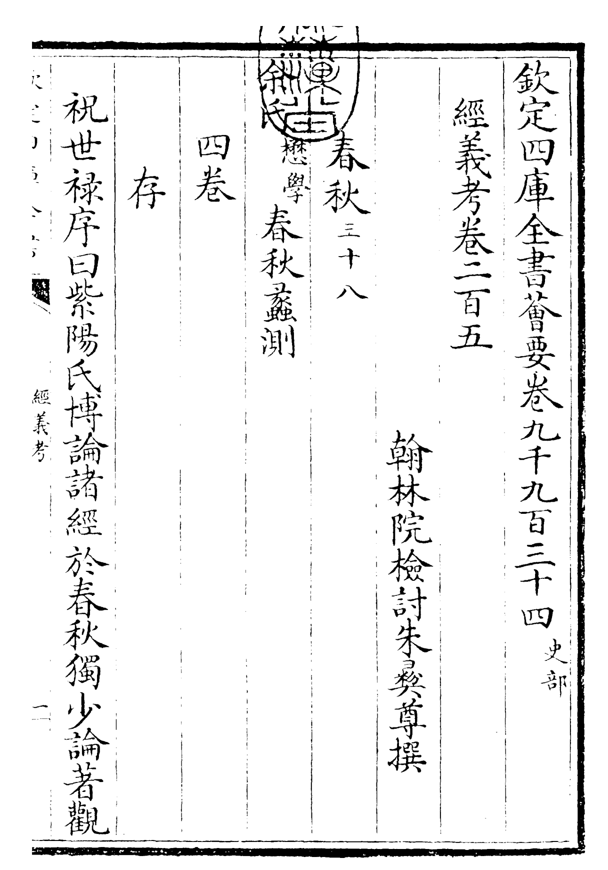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八

歴學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禄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

其語魏元履謂此乃學者從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理順義精則止是挍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摭故實無異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賛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蠡測邪發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敢為繆悠而因者非敢為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能持衡聖

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究乎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其讀之有味者發為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宜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

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遂以夫子荅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為逐季氏發也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解則為先生泥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釋各二卷

存

黄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長兒承玄稍為增定而鍥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為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

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丘明則為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為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

其說為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襃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丘明作傳是欲杞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丘明身為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

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檮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捃拾總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逴艷千

古昌嘗拘繫為經役哉大抵孔子修魯史未嘗自明其為經而後人尊之為經丘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為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往往設為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為衮鉞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

一辭㓢其後之為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為實録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與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

夫安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昌若反而求之左氏之為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為近古也萬歷已亥暢月穀旦

黄氏正憲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為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為傳當不甚

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衮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衮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之說

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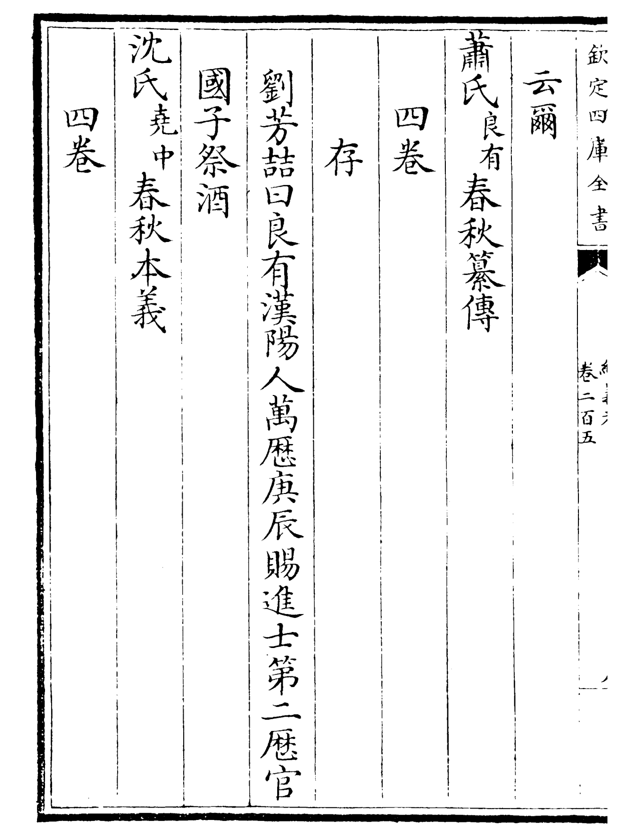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

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閒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為竊為僭為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為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

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内兹來粤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録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



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歷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

國子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如趙盾弑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强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

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况經文從三傳中録出先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説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為之説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為例胡傳參用其説説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

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予而名之爲予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柰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

以為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詿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子齊齊與魯較恒子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

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將書取郜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為慢書王人子突救

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為非至若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師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皐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已意一以經義為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

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

楊氏于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衮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髙與赤

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况乎
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
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鄸
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説而失之者卒諸侯别
於内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
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
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
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

今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玆予所由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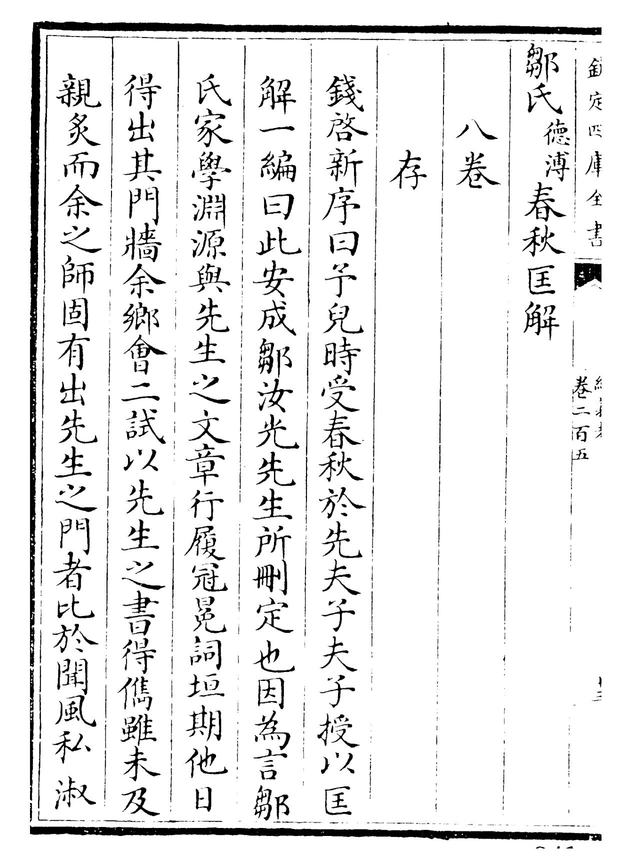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閒刻於建陽書坊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啓新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坦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儁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

猶爲有幸焉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為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漫為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寃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為人所未發或為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别使漏網者誅負寃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狥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為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左

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其全也

黄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歴丙戌進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

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横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為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寛易不為深噭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禀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覈有

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顔以孔
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
生旣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
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 炯 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

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賵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内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

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為重召
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
狩不以臣召君首止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
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
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
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
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
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

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讙陽闗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盂之會執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

矣先書晉存內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
與中國同吳也王統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
五霸陘之次葵丘之會首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
遂降鄣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丘城緣陵不與桓專
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于王所歸衛侯
于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曹畀宋文
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鄫子之罪
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

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之義綱常為重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稱元稱天王者

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

據左言例而人始競為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聖經其實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媚晉卿權辭以為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為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奬使三王罪人貌千古

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直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

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毁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襃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

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歷辛夘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别有凡例

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

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

其報沈太史仲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
敢然也僕所為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
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補苴之如齊桓公
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此是僖公元年二
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邪又如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
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
者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

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使城壊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玆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慈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為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説左氏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郈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絶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惡覩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絶筆至情又何嫌攙入巳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左逸説林等書謬為纂附疑於真偽錯雜然鄙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偽錯雜之足疑乎此書出

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畧具見此書故録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歴乙未進士歴官南京

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佺春秋闡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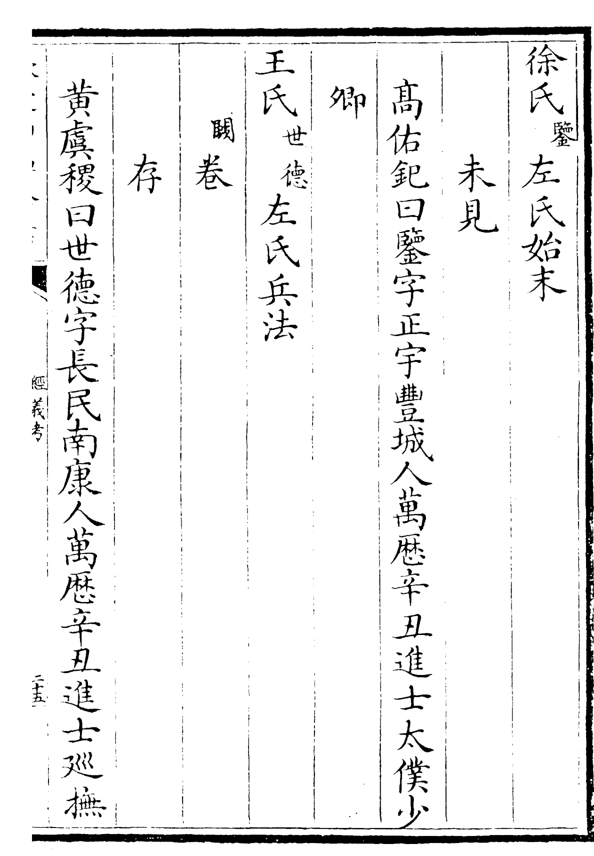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鑒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釲曰鑒字正宇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太僕少

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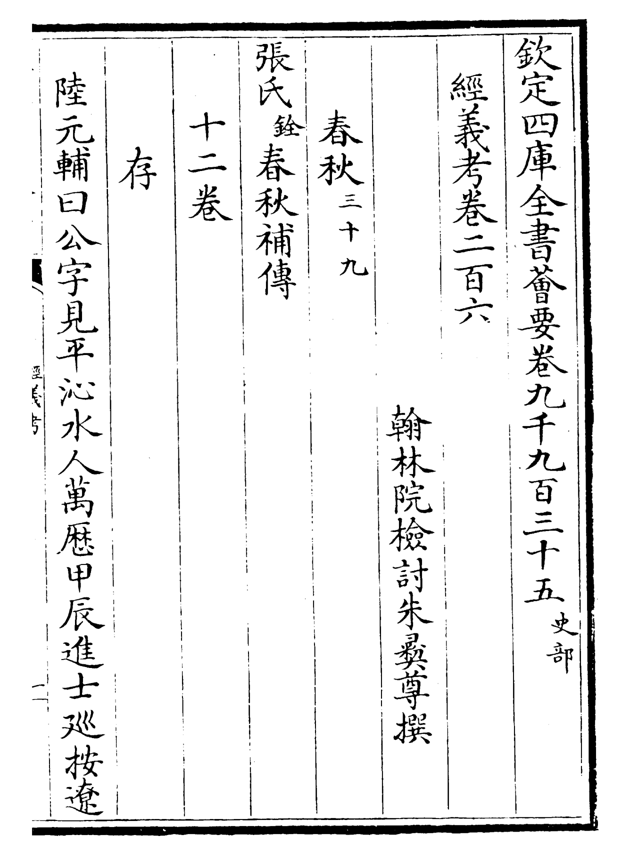
闕卷

存

黄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

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



經義考卷二百六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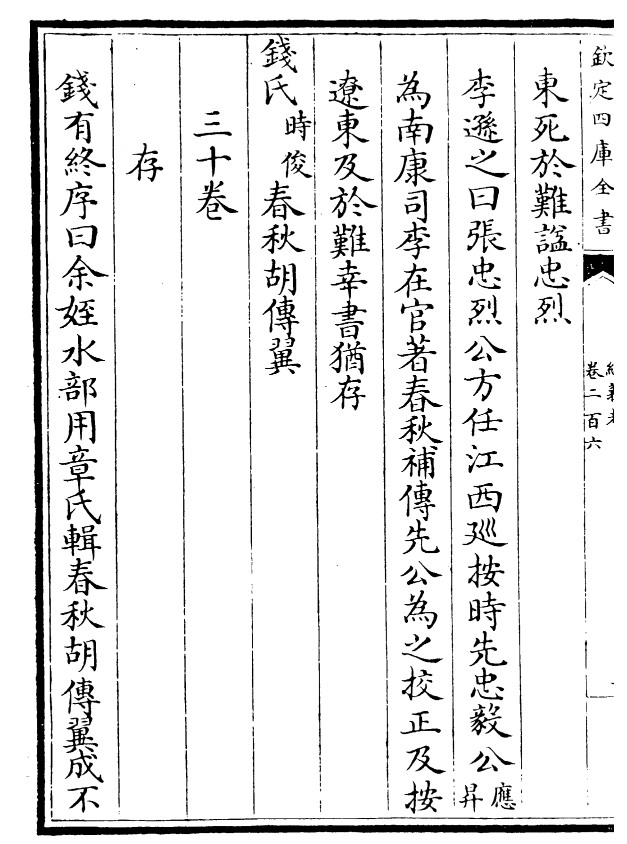
春秋三十九

張氏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巡按遼



東死於難謚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廵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為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為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有終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

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為經而春秋以傳為經他經之傳傳經為傳而春秋則人自為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

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為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為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況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郛衆說斷國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為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録疑以纊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

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令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歴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歴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

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為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辯難聖經為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説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概

施則又為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擬經人人可為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靦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隅

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蓋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

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説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説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説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説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强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

春秋之所以重也每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説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為聖人之所以為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以已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書也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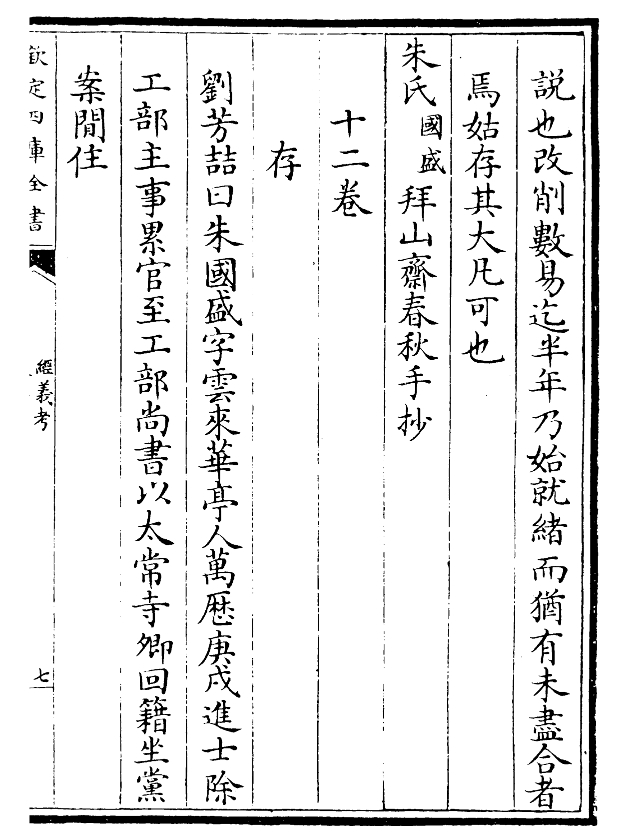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為武德兵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冠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概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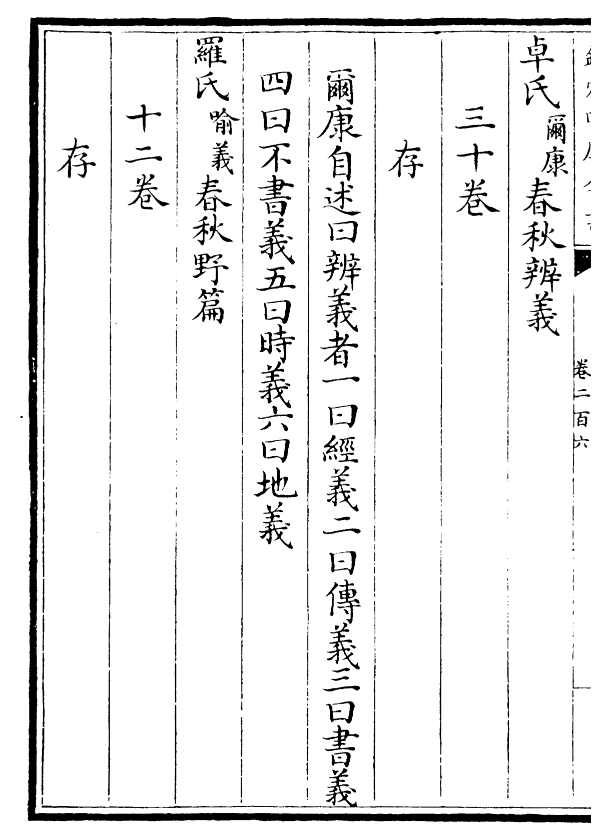
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
馬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歷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閒住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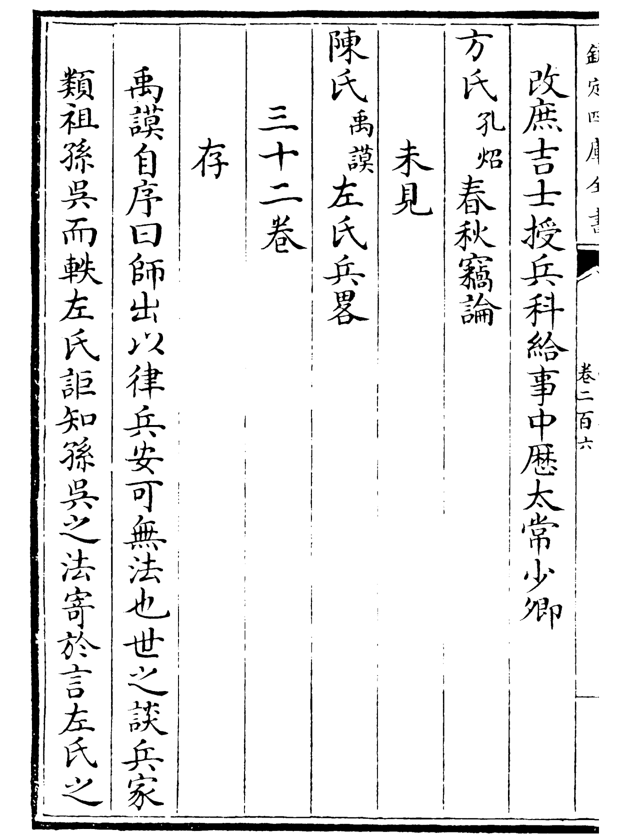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為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予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周氏希令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



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畧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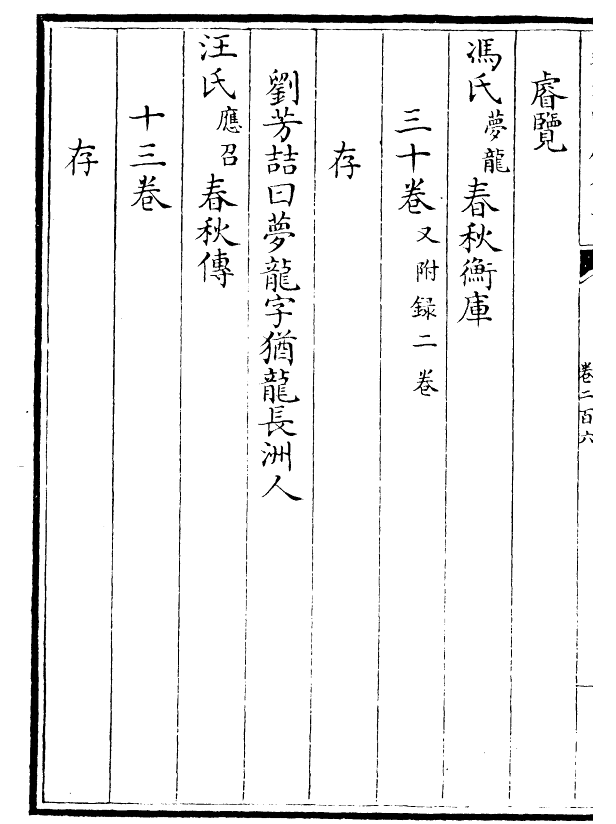
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為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為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胄士又安所得肆及之哉予故特為表章命曰左氏兵畧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柳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丘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

奇則衷師夾擊潜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偽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鵞鸛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禁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與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别其指歸介胄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

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放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隨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

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饑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於九天九地幻於疑鬼疑神疾於迅雷掣電不可遥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斵木為棊捖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畧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於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又附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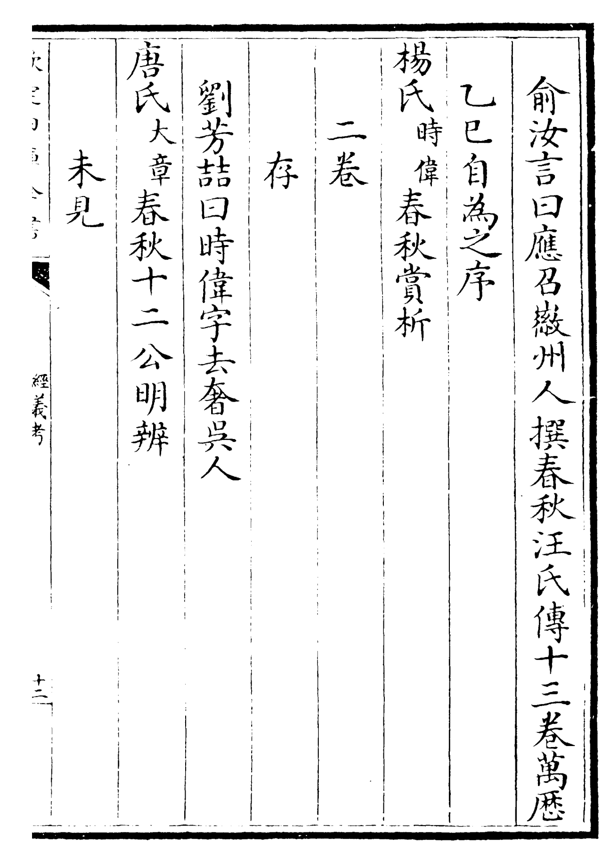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嶶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曆

乙巳自為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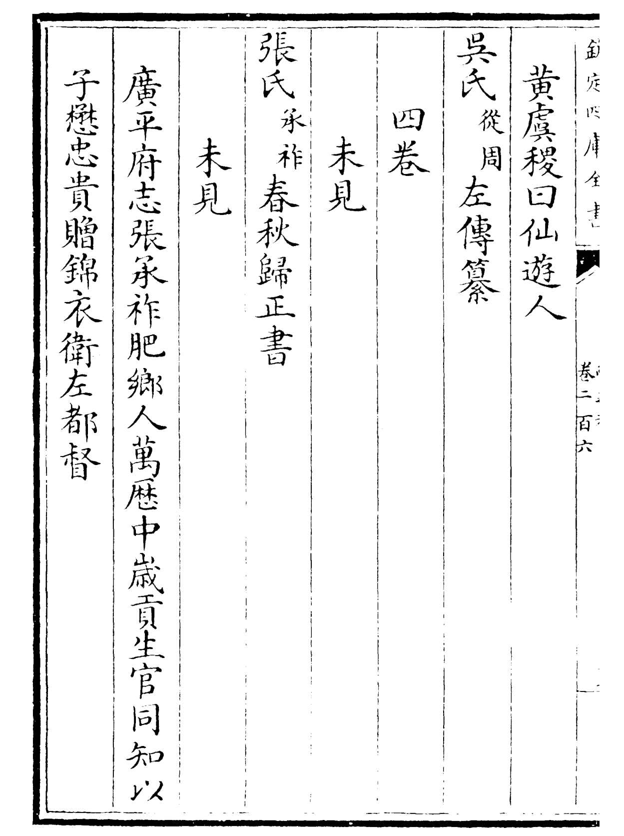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歷中歲貢生官同知以

子懋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内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

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
困以歿

秦氏淪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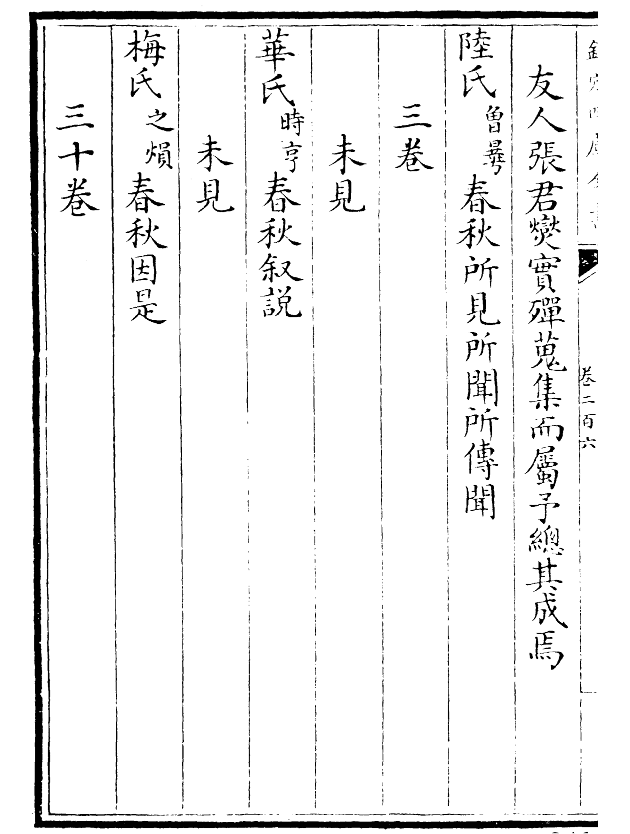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濃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為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為安成麻黄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



友人張君爕實殫蒐集而屬予總其成焉

陸氏曾𣈆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熉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熉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為之傳傳其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學各有專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為是非同

異大議殿中揚雄所謂曉曉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為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葢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滮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為書年經國緯緒端紛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為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强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綱羅

胸中出為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為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

竿娓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

敘經傳互刊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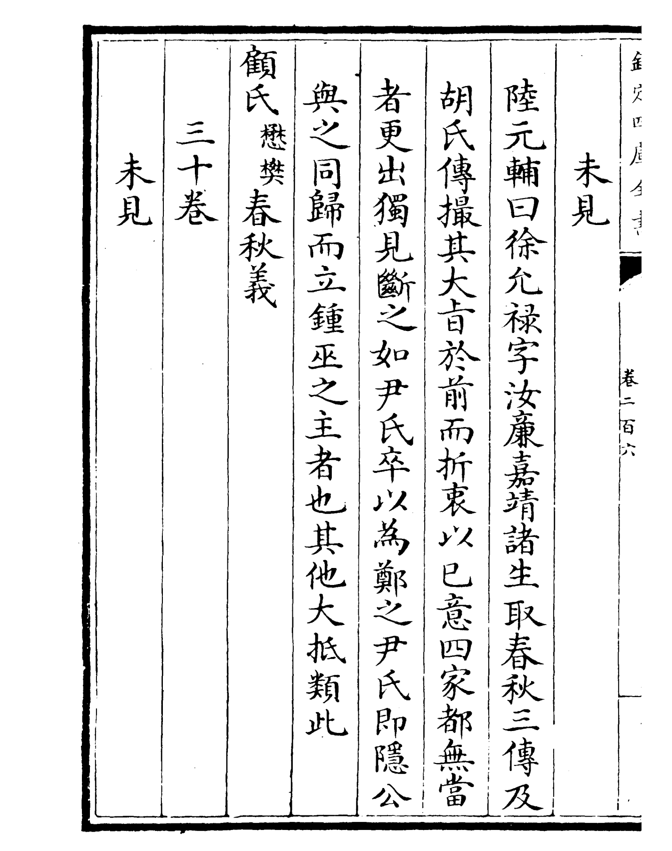
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

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
世系則一姓梗概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
兆或同後驗古筭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
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
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禄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禄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已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為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饋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葢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獘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

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髙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獘卒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説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為之説左氏之説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説未盡唐宋諸儒間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

約畧經旨大暢巳意為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

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間附己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為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瑛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

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按於其故功業俟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

無為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賵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為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為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

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貿芻巳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為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為親也直取十有二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巳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粉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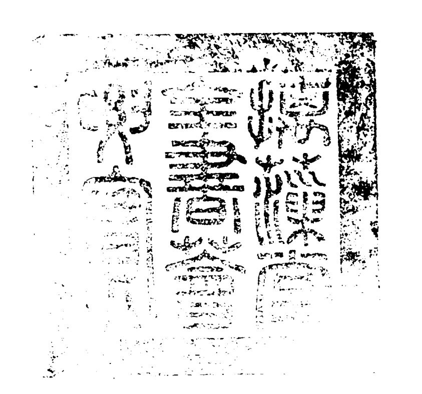
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啟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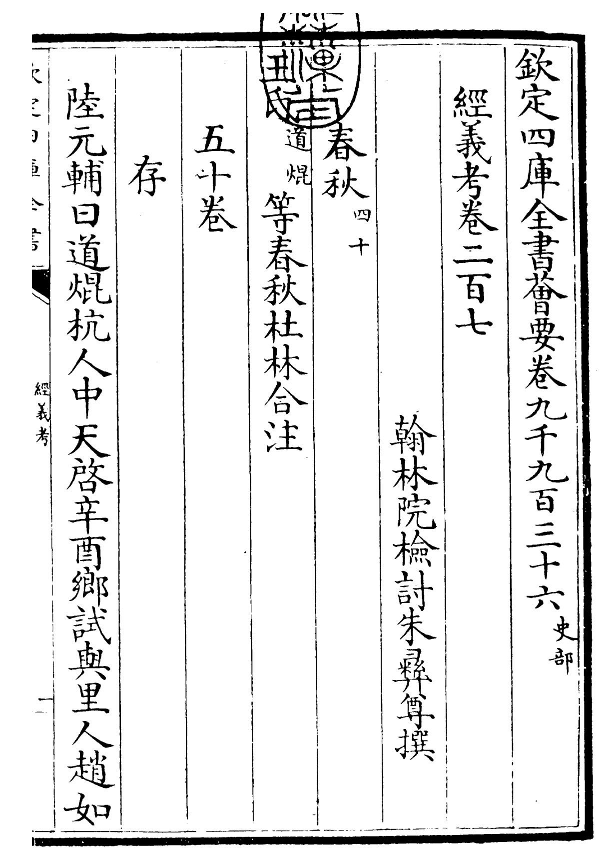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謝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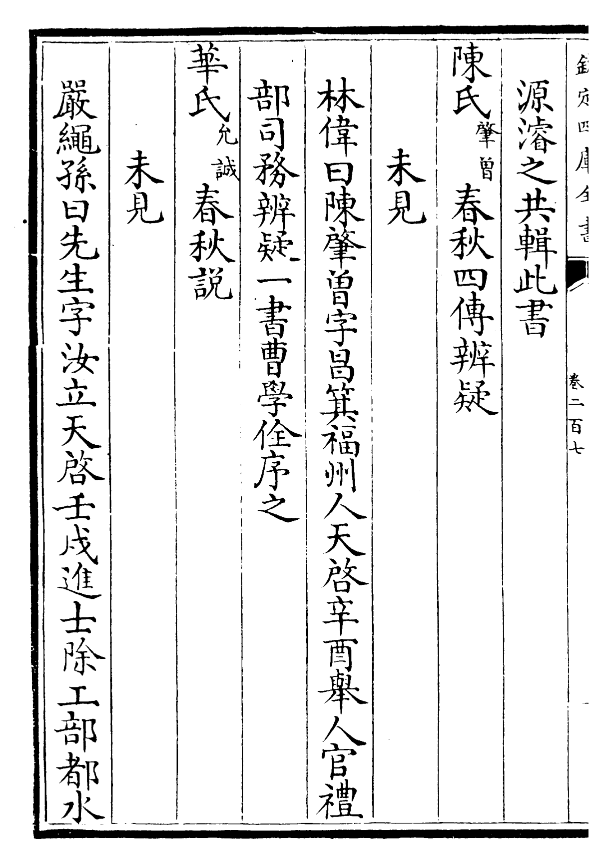
春秋四十

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



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肇曽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曽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春秋説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

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繕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温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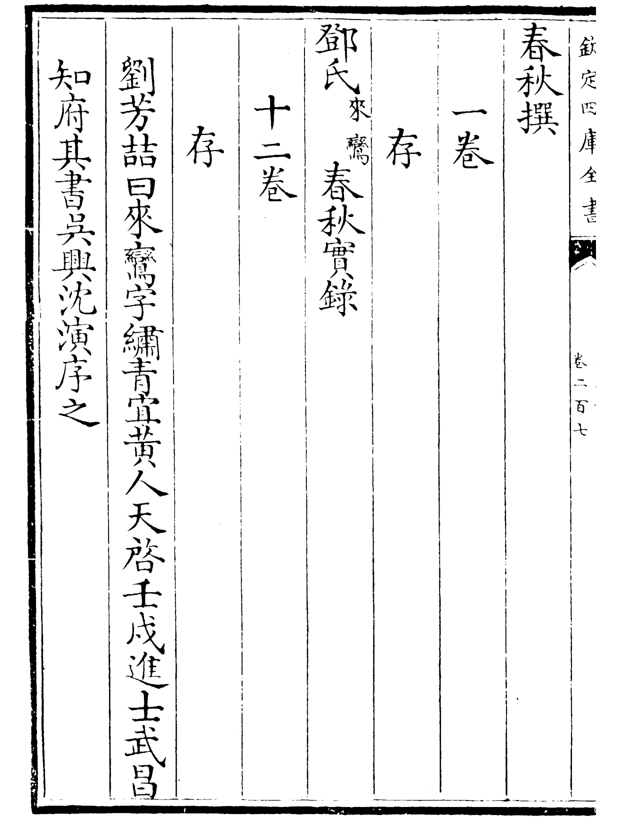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春秋鞹說

未見

黄氏道周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撰

一卷

存

鄧氏來鸞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黄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胤昌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黄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予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内平治不過以為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遨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為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粤舟中無事

因取左氏諸兵事别為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已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

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
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
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
之年尅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
所屬稾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
其僖公閒缺十餘年書法解為目多端而僅成一則
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强子續
之復不自量輙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即竟因先

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
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
海内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覩生
死云爾

吳氏希哲春秋明徵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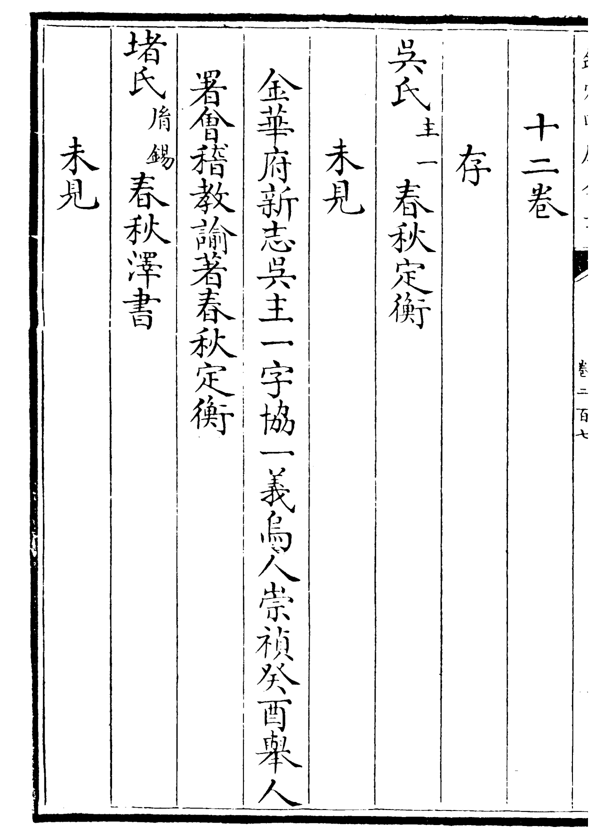
錢陸燦序曰淳安脊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
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

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免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

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為準士子射策決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籧衍縱横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為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承澤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主一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

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胤錫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允彝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先弟颶春秋存佚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賡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

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𩗗字賡之莆田人𩗗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

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説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襃譏左氏公穀説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襃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為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為左氏者亦非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遂盡廢其書創為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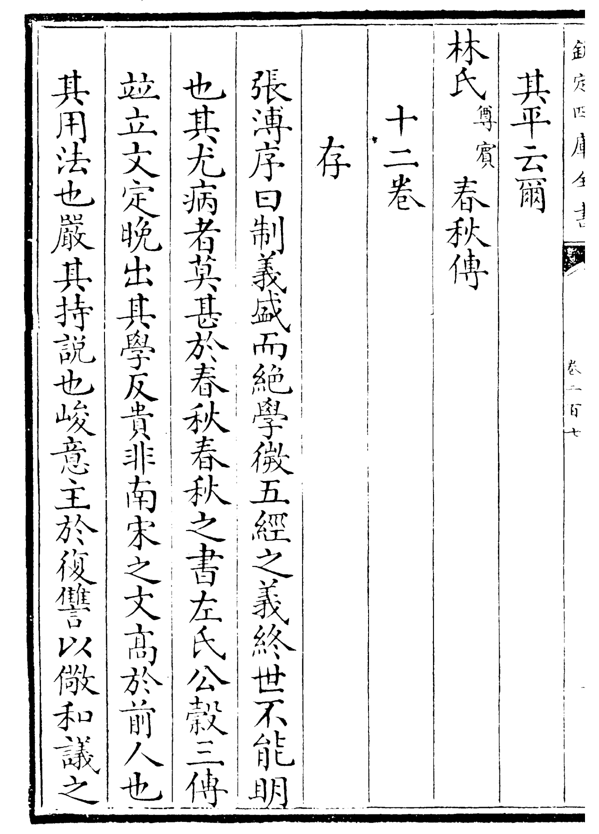
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為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為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為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襃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



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絕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傚和議之

非論歸於自强以發忘親之痛主搆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間少褒多貶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諫凌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延致上座令溢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為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

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賔自叙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為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為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近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

能代為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賔字燕公撰尊賔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淩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彛皆為之序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為

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郤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為卿出則為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

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為二而古意衰矣尚
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
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
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
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
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
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

而可以復於吳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嫺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嫺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未少為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為左

氏兵法測要二十二卷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旰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
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
兵官長為將帥子弟為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
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為非常之舉不
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間出之於袵
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

史論得失審形勢覩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為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吴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為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

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為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為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並立五霸迭興鬭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

丘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為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内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為必可

用故其為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愽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為執鞭矣

徐孚遠序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為失今不為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愽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既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

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為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比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横我兵尾而銜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如使嚴為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

誅將帥各率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為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閱也可不為之變計乎曩時三衛為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為備今不撫之為我用而拒之為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間招攜其族類以為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

朔無虞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為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為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絶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為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呉至弱國也巫臣通呉于晉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絶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内行後之二言以制

外天下其庶可為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未能言之亦惟尚未能用之爾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為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勲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經義考卷二百七